



时未寒◎著

明将军系列

偷天弓

TOUTIAN GONG

附录《窃魂影》

血雨江湖。明将军权倾朝野，威慑天下，逞淫威、除异己，八方震动。
万马军中，暗器王林青射出了惊天动地的一箭；《天命宝典》道破玄机，
“偷天弓”惊天出世；注定了绝顶之上，那改天换地的一场旷世之战……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时未寒
·
著

偷天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天弓 / 时未寒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228-117-2

I. 偷... II. 时...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6983 号

偷天弓

策 划: 洋洋大观朱雀坊工作室

作 者: 时未寒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胡炜 李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mm × 980mm 1/16

字 数: 17 千 印张: 14.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117-2 / I · 019

定 价: 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56	140	122	107	89	74	63	48	30	17	1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百折不屈 *	* 十面楚歌 *	* 九转回肠 *	* 八方名动 *	* 七级浮屠 *	* 六色春秋 *	* 五行铸兵 *	* 四笑于掌 *	* 三千白发 *	* 二字天书 *	* 一眼慈悲 *

227	219	213	207	200	193	185	179	172
尾声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她不出手我出手	如柔舞之轻歌、如弦断之杀机	不是不想杀，而是杀不了	半支曲、一幅画、二天约	十一席位、二个骰子、一声笑	杀人之不二法门	千万人吾亦往	杀手的震撼

将军系列之二 《窃魂影》



第一章 * 一眼慈悲 *

夕阳镶出西天一抹绛红，漫天匝地的斜阳涂染在苍绿叠翠的青山上，似是披起了一衣红衾。

一道瀑流由峰顶倾溅而下，峻崖峭壁间突石若剑，令水瀑分跌而坠，击撞处隆然有声，气势迫人。远观悬泉激涌，怒涛喷泻，如长卧雄山间的白虹，近看云腾雾漫，飞花碎玉，似万斛晶珠织就的帘帷。

山腰处是阔达数丈方圆的平地。瀑布落至山腰洼地处聚水成潭，潭底有伏流泄水，常年不满不涸，倒映着满山郁荫，澄碧如镜，与轰雷喷雪般的垂瀑形成了动和静之间极致的对比。

潭边有一方大石，却架着一围泥炉。袅袅炉烟被轻风吹成一道软弧，与垂于潭岸边的树枝勾手；浓浓茶香若有若无地传来，飘溢于水汽淡雾间。

一个老道人盘膝于石旁，一柄拂尘横放于膝上。他须发皆白，怕已有七八十岁，青衫飘扬，白髯迎风，垂目打坐，不发一语，似是浑不为世事所动。

微风撼树，似欲将夕照下满树的流红溢芳曳落于光润起伏的水面，隽秀奇峰，巍峨青山，衬以涓汨水响，漱玉清流，宛若仙境。

此山名为伏藏，位于塞北之外冬归城西二十余里。

那冬归城原是一小集镇，人口不过数百。然而此地却是得天独厚，依山傍水，加上地处中原与外疆的接壤地带，塞外游牧的各民族每每到了严冬腊寒之际便来此地进行休养与交易，冬归之名亦由此而来。

久而久之，此处渐成规模，后有志之士引水为渠，筑土为墙，终修建起这塞外大城。而冬归城亦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现任冬归城城主卓孚豪爽不羁、胸怀大志，不依常法破格起用优秀人才，



加上冬归城本就是各族人口往来频繁，大宗交易不断，日渐盛隆，已发展为塞外近疆的第一大城。而这一切却也深为中原汉室所忌。

两年前朝廷终于借口冬归城未能及时上纳贡品，派出大将军明宗越引兵来征，几年战祸下来，冬归城已是元气大伤。幸好冬归城城主卓孚平时爱民如子，将士各各用命，百姓亦拼死抗击外侵，加上身为冬归城守将号称“冬归第一剑客”的许漠洋领兵有方，更借了冬归城的坚固城防，才勉强支撑到现在。然而久攻不下冬归城，中原汉室大伤尊严，仍不断派兵增援，城破已是迟早之事。

伏藏山乃是冬归城外一明净之地，几百年来常有修道炼气之士于此闭关清修，久而久之，更增灵气。

此时正是早春三月，斜阳欲沉、牧童晚归之时。

夕照映射下，但见明媚远山中，天空纯净得不染一尘，花香弥漫，雀鸟啼唱，蜿蜒而去的河溪边上奇花异树夹溪傲立。虽是塞外苦寒之地，又在兵乱弥祸之时，却也有一番江南水乡似的胜景。

只看这明山秀水翠林晴空，便若一个不理世事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谁又能想起二十余里外的如荼战事？

宁谧山谷中，变故顷刻而生，一阵急促的蹄音踏碎了伏藏山的幽静。

一匹快骑从冬归城奔着伏藏山疾驰而来，晚归的林鸟纷纷惊飞而起。那马儿浑身是血，口喷粗气，马上乘客半身伏于鞍上，面目根本看不清楚，惟见掌中持着一柄明晃晃的长剑，剑身亦被血水染红。

刚刚到了山脚下，那马忽然前蹄一软，将马背上仗剑的骑士掀落在地。

那骑士用一个灵巧的侧扑化去撞向地面的惯力，直起身来时却触发了腰腹的伤，一个趔趄，手中的长剑支地才勉强撑住身体。看看倒在地上的爱马已是口吐白沫，命在旦夕，不由心神一散，长长叹了一口气，仰天躺在地上，就似虚脱般再也不想起身了。

他就像是才从血水中泡出来的，已然分不清身上的斑斑血迹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敌人的。适才长达三个时辰的激战不但让他失去了亲人、朋友，还有他的国家，幸好他还保持着坚强不屈的斗志，才凭借着过人的体能和酣战中激发出的武功拼死杀出了重围，暂且摆脱了追兵，逃到了伏藏山下。然而他的体力已完全透支，心底念着他拼死要来见的那人，却不知自己还能不能



在失去生命之前赶到山顶。

他身上大大小小共有十余处伤，最触目惊心的无疑是额头那一道剑伤，已经结疤的伤口就像一道暗红色的符咒。如果江湖上人称“炙雷剑”齐追城的那一剑再深半寸，必是头破额裂，只怕他现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然而这还不是他最重的伤，最重的伤是胁间被“穿金掌”季全山扫中的那一掌，在乱军群战中他不可能避开所有的袭击，只能用身体去捱杀伤力最小的兵刃，是以为躲开重兵器的袭击，他几乎是用身体去撞向季全山那全力施出的一掌。幸好，这能穿金开石的一掌还不能穿过他那比金石还坚硬的身体。

可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伤，最致命的是仍插在小腹上的那一记毒镖。他甚至不敢拔镖，只恐一拔之下毒素牵动心脉会立时毙命，已完全麻木的伤口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流出的全是散发着腥臭的、紫黑色的血。

镖伤并不重，可怖的是那镖上的毒力。因为发镖者有一个江湖上人人闻之心惊胆寒的名字——毒来无恙。

他强撑着望向来路，远方的冬归城已成一片火海，映得天空都泛起了如血般的殷红。“许漠洋，你不能这样倒下，你的爱妻幼子都命丧敌手，一定要报仇啊！”

此人正是冬归城中第一剑客许漠洋，只见他身材高瘦修长，却丝毫不给人孱弱的感觉，虽已是浑身浴血，一双眼睛却依然如晨星般明亮，胸腹更是挺得笔直。或是用力握住长剑的原因，肩背间肌肉隆起，更显得整个人像是蕴藏着一种不甘沉浮的意志与随时可爆发的力量。他喃喃念着自己的名字，强压丧妻失子之痛，努力振作精神，深吸几口气，盘膝调息一阵，奋力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却坚定不移地向山顶行去。

那是一个美丽的幽谷，迂回的山路愈行愈险，两边山峰壁直，危岩高耸，却又树荫盈峰，更有一些不知名的花草点缀着，清幽宁静。拂过的山风在空谷中犹若铁马嘶叫，溪流随着树林的间隙时现时隐，水声潺潺而来，如仙如幻，似诡似奇。

山道越行越高，古朴的石阶青苔丛生。沿着山路的来势看，似是无穷无



尽不见端头，然而踏上石阶的最后一级，前面蓦然便是一方山腰间的平地，却也不显突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汪清潭、一方大石，大石边正坐着那个老道人。瀑声蓦然加巨，隆隆灌入耳中，更衬得老道的面容庄重肃穆，宝相端严。

“大师！”许漠洋来到老道面前，立仆在地，眼中愤火狂烧，嘶声叫道：“冬归城已于三个时辰前被明将军大兵攻破，卓城主当场战死，城主夫人悬梁自缢，卓公子带领十八亲随投降，却被悬头于城门，此时明将军的人马正在屠城，过不多时恐怕就来此处了……”许漠洋虽对冬归城被破早有心理准备，但此刻想到敌人斩尽杀绝的狠毒与痛失战友的悲壮，饶他素来坚韧沉毅，也几乎忍不住要脱眶而出的泪水，直欲失声恸哭。

那道人却对许漠洋的嘶声吼叫浑若不闻，仍是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继续垂目打坐。

山脚下隐隐又传来战马的嘶叫声，许漠洋急得大叫：“大师，明将军追兵已至，请教弟子应该何去何从……”他之所以强拼着一口气不泄来到了伏藏山，只为了当初与老道长立下了城破之时于此地相见之约，可如今他杀出重围来到此地，却仍不明老道是何用意。

那老道依然闭目如故，只似是若有若无地轻叹了一声，手中拂尘轻动，往身边一个蒲团上轻轻一拂。

蒲团撞到许漠洋身上，许漠洋但觉一股暖洋洋的劲力传来，身心忽觉得平和起来，很是受用。他暗叹了一口气，在此大兵伺伏之时，重伤在身、体力几近油尽灯枯的他已没有退路，亦根本不抱突围之念。看着老道的慈眉善目，心头逐渐安定，索性盘膝坐上蒲团，抛开杂念专心运功，唯求追兵赶来时再多杀几个敌人。起初尚是百念丛生，渐觉清风拂体，胸怀舒缓，再听得水声潺潺，鸟鸣啾啾，终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浑然忘却了刚才的浴血拼杀。

也不知过了多久，山道上传来数人的脚步声，当先一人狂笑起来，“姓许的命还挺长，还是等我亲自送你上路吧，哈哈。”

许漠洋睁开眼睛，发话那人面相凶恶，声音铿锵如金石乱击，正是一剑划中自己面门的“炙雷剑”齐追城。旧伤新仇重又涌上，战志充注心头，明



知此时的状态不宜再动手，仍忍不住要跃起身来出手杀敌。

老道仍未睁眼，却仿佛明了许漠洋的心情，拂尘轻轻搭上了他的肩膀。

一个冷冷的声音从齐追城的身后传来：“齐兄你也太厚道了，对一个死人也说这么多话，先杀了再说。”

“穿金掌”季全山双目深陷，鼻钩如鹰，乃是突厥近数十年来的第一高手，为人嗜杀，每每将活人用掌生生击毙练功，塞外人谈起飞鹰堡的堡主“穿金掌”季全山，无不噤若寒蝉。

一群士兵手执长矛盾牌，依次上得山来，团团围在许漠洋与那老道四周。只看这群士兵所站的方位各守要点，就知道平日均是训练有素。这正是明将军帐下的亲兵搏虎团。

一个手提禅杖的胖大和尚笑嘻嘻地站立在一边，“阿弥托福，贫僧千难，刚才未能与许施主过招，如今特来给冬归城第一剑客超度。”

这个千难乃是少林叛徒，无恶不作，更令人不耻的是喜欢奸淫幼女，是为佛门人之大忌。偏偏此人又武功极高，数次令围剿他的武林中人无功而返，最后少林派出法监院院主风随大师追杀千难，千难闻得风声，知道难以匹敌，于是便投入当朝权臣明将军帐下，却仍不知收敛，反因有了靠山而更加肆无忌惮。

许漠洋缓缓抬起头来，却没有向这三人多看一眼，他的眼睛只盯住了一个人，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文弱，就似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人。他总是垂着头看自己的手，一副像是很腼腆、很害羞的样子。

书生的那双手晶莹如雪，就若大家闺秀的纤纤玉手般柔软而修长。可是许漠洋却清楚地知道，这双漂亮得带着邪气的手是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双手，这双手上发的不仅仅是疾若闪电的暗器，还有杀人不见血伤人于无形的毒。

这个人，就是被江湖上称为“将军的毒”，位列明将军府中三大名士之三的——毒来无恙。

“想不到在塞外也有这般风景绝佳的去处！”毒来无恙抬头环顾四周，惊叹一声，漠然的目光扫过许漠洋，最后带着十二分的认真落在老道身上，默然半晌，似是若有所思，终于轻轻开口：“不知这位大师怎么称呼？”他的语音细声细气彬彬有礼，如果只听他的声音，绝不会想到此人就是名动江湖、



令人闻之色变的“将军的毒”。

那个老道仍是不发一言，甚至连眼睛也不曾睁开，就那样宛若平常地打坐，好像周围的一切全然与他无关。然而毒来无恙却忽然感觉到，原来齐追城、季全山和千难头陀一上山就准备搏杀许漠洋的杀气竟已在不知不觉间被老道稳如磐石的气度所震慑住，瓦解殆尽！

此人是谁？竟然能在无形中将三大高手气势消尽，而且不露一丝痕迹！

毒来无恙心下暗惊，却依然心平气和地发话：“请问大师，这个许漠洋带领冬归城人伤了我们许多兄弟，我可以带他走吗？”

许漠洋怒哼一声：“冬归勇士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庭妻子，哪似明将军这般暴虐成性，屠城残杀无辜。何况你们伤我许多族人，这笔账又怎么算？”

“住嘴，明将军替天行道，尔等蛮夷之徒不知天命，负隅顽抗，罪无可赦，死了的都是咎由自取……”

许漠洋断喝：“冬归城一向与世无争，只因为朝廷所忌，便平白惹来这场大祸。亏你还有脸说是替天行道，真是不知羞耻。”

“许兄死到临头还如此嘴硬么？”毒来无恙哈哈大笑数声，面容突又一冷，“将军一向爱才，许兄若肯磕足十个响头，发誓投靠将军效力，我或能为你说两句好话。”

“呸！”许漠洋脸色铁青，持剑在手，“许漠洋就算技不如人，却也知道什么叫视死如归。有本事抓我就动手吧，只不过最多也只能带走我宁死不屈的尸身。”

那个老道仍是不开口亦不睁眼，脸上却有一丝若有若无悲天悯人的神态，令人见之心中起敬。

毒来无恙不为所动，朝着老道轻轻一笑，“许漠洋乃明将军亲自点名要抓的人，大师若是要执意维护此人，在下毒来无恙身挟军令，又为明将军府中客卿首座，说不得也只好得罪大师了。”

那老道置若罔闻，连眼皮也未曾动一下。

见那老道听到了自己的名头仍是不动声色，毒来无恙心中大怒，若不是见其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早已是暗器与毒手齐发，“大师不理不睬，可是有把握敌得住将军的四大高手吗？”



毒来无恙说到此处忽然心中微微一惊，像这般自问自答已然在气势上弱了几分，这是他出道以来，对敌时从未有过的现象。

要知毒来无恙一身奇毒，其鬼神莫测的暗器功夫亦已直追“暗器王”林青，再加上防不胜防的一身毒功，对手往往连他什么形貌也未看清楚就中了暗器与绝毒，何曾有人能如这老道般从容面对他这样的敌手。可偏偏那老道看似一动不动，全身上下却无半分破绽，毒来无恙手中扣了满把的暗器，却仍是不敢轻易出手。

毒来无恙心神电转，想遍武林中此种形貌的出家人，却仍是对这老道的来路猜不出半分头绪，心烦意躁下正要出手一试，却又惊觉如此心浮气乱已是犯了武学大忌；再悟到此时自己未出手已然心中惊疑不定阵脚稍乱，对方若在此时蓦然发难只怕自己难以躲开，一念至此不由倒退开一步。

齐追城、季全山和千难头陀的武功见识均不及毒来无恙，一上山顶来站定四周围住许漠洋和那老道，伺机出手，不料心中却莫名地平和无争，一点也提不起动手的欲望。此时见毒来无恙莫名其妙地退了一步，心中亦都是一惊，也不由得跟着退开一步。

周围的士兵忽然骚动起来，让出一条通道，许漠洋的目光本来一直盯在毒来无恙的脸上，见其先是惊容乍现然后退开一步，忽又泛起喜色眼望着山道来处，似是有什么人上得山来，也不禁抬眼往山道上看去。

伏藏山结构甚为奇特，若是依上山石阶的去势看，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此处山腰间有如此开阔的一片平地，便如将绵延的山势硬生生地兀然隔断，山腰与山道的石阶处互难相望。山腰望去似是断崖残壁，根本不见山道上的情形；亦只有从山道上踏完最后一级台阶后才能猛然看到山腰间的清潭飞瀑，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许漠洋目前的角度望去，只见到来人有若从断崖边缓缓升起。先见到的是一头散披着的乌黑头发，发质奇特，在夕阳下熠熠生光，仿佛那不是头发而是一卷绣着金边的绸缎；随即再看到十分宽阔的额头，大开大阖气势十足，肤色更是黄中透红，红中有白，白中又似有一种晶莹的光彩；最后看到一对光华隐现神采大异常人的双眸，心中蓦然一震，已知道来人是谁了。

与此同时，那老道的眼睛毫无预兆地猛然睁开，也未见他口唇有何动作，在场众人却都分明在耳边听到一句纯正平实却又震得耳膜嗡嗡作响的声

音——“明宗越！”

就像与老道那声音相呼应般，明将军正踏上可以看到那个道人的最后一级石阶。他的目光也同时迎上了老道的目光，耳边听到了十余年来除了当天子外第一个直呼自己名字的声音，他的“看见”和“听到”都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着，没有先，也没有后，没有丝毫的差迟，就好像是老道的声音忽然唤出了一个明将军般，一切的一切就是在这种毫无差迟的玄奥与微妙中发生了……

忽然听到这个众人从不敢叫出口的名字，士兵们纷纷大喝，一时竟然盖过了瀑布激扬的水声，但那老道的声音仍在山谷中回荡着，厚重沉实，凝而不散，仿似敲击着每个人的心脏。

老道仍是保持着坐姿，巍然不动，目光瞬也不瞬地紧紧盯着明将军。

许漠洋亦是狠狠盯着这个害得自己国破家亡的明将军，但见他身形十分雄伟，一身纯青战袍上没有一丝褶皱，肩宽背厚，腰细腿长，行动间气势天成，神态间却又是闲适自得，给人一种好似远在天边却又分明近在眼前的威胁感。

明将军的目光与老道对视片刻，看似漫不经心地扫向许漠洋。许漠洋直感到一种犹若实质般的针刺，忍不住要移开目光，但他含着一腔怒火，绝不肯在对视中认输，仍是死死盯住对方，却又觉得目光已被对方吸住，想移开也力有未逮。

老道拂尘轻轻扫过，隔断了许漠洋与将军对视的目光，淡淡道：“恭喜宗越贤侄，你已练成了化魂大法，以目杀人虽然是邪气，却也少了血光之祸。”

明将军哈哈大笑，声音仿似骄横却又让人觉得很柔和平淡：“化魂大法乃是本门的微学末技，巧拙师叔精研本门武学数十年，想来更是擅于此道了。”

除了明将军与那老道，在场的众人均是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这个起初静若老树，一开口却声势惊人的老道名号巧拙，竟然还是明将军的师叔。明将军在朝中的崛起犹若横空出世，从无人知道他的来历，此刻竟在塞外冬归城郊的伏藏山上突然冒出一个师叔来，一时各人俱是心头大震，满腹



疑惑。

许漠洋更是心惊不已，巧拙大师七年来此冬归城外伏藏山中隐居，不理诸事，却是对自己青睐有加，更曾从侧面指点过自己的武功，虽无师徒名份却有师徒之实。

巧拙大师胸中包罗万象，三教九流无所不涉，尤其对天文术理甚有心得，亦传了许漠洋不少。但对自己的来历却从来讳莫如深，许漠洋直到今天才知道他竟然是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明将军的师叔。

巧拙朝着明将军微微一笑：“宗越你自小天份绝佳，见你此刻神态间的矛盾抵牾，化魂大法顾盼间随意而出，流转神功只怕亦练至气灭之境，何必还非要去一睹《天命宝典》？”

巧拙这番话听得众人似懂非懂，明将军却是心中暗惊。他浸淫一生的武学名为流转神功，其窍要便在“矛盾”二字上，而他前日方练成名曰“气灭”的第七重流转神功，此刻却被巧拙一语道破，心中大是不忿。更何况，其言语间还提到了本门的另一项神功绝学：《天命宝典》。

巧拙续道：“人力终有穷尽之时，本门无数前辈苦思冥想专注一生也未必能练成一项神功，你还是专心流转神功与你的仕途吧！不过就算你在朝中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流转神功却可能一辈子也不能上窥天道……”

听着巧拙的冷嘲热讽，明将军不由暗怒。他七重流转神功初成，正是意得志满之际，本想亲自上山来杀了许漠洋给众将士立威，何曾想在此会碰上这个本门的对头。江湖上讲究尊师重礼，偏偏巧拙处处以长辈自居，令他这个大将军亦是不得不隐忍锋芒。

明将军脸上看不出半分喜怒：“本门二大绝学流转神功与《天命宝典》问世数百年，却从未有人练成九重的流转神功，也从未有人能洞悉《天命宝典》的天机神算。我就想既然单修不果，何不将二者合而为一参详，若能有所突破，也可让本门神功得以流芳于世。”

巧拙毫不示弱：“掌门师兄早看出你非修心养性之士，这才将你逐出门墙，就是怕强横的武技助你四处征杀外族……”

明将军截断巧拙的话：“我之所以离开师门另有隐情，师叔自是不明其中关键。”

巧拙凜然一笑：“师兄已驾鹤而去，便由你胡说吧。反正我昊空门中再也没有你这样的败类，《天命宝典》亦绝不会落入你的手中。”

明将军目光闪烁，仰天长笑起来：“也罢，你既然不认我是昊空门人，又何必处处以师叔自居？更何况大丈夫生于乱世，自当以助天道伐叛党一统江山为己任，你精修《天命宝典》三十余年，还看不出天下大势自当分久必合么？”

明将军的声音七分威严三分平和，虽是强词夺理，却也自有一股教人闻之颌首的气度。

巧拙本非擅长舌辩之士，加之对此时的形势早有了决断，当下冷哼一声，沉默不语。

许漠洋站起身来对着将军戟指大喝：“就算大师把《天命宝典》交于你手，你懂得天命之数又有何用，最多不过给自己的为非作恶加上一个替天行道的幌子。”

明将军的眼神冷然掠过许漠洋，“《天命宝典》最擅算人之气运，许漠洋你不妨让巧拙帮你算算你还有几个时辰的命。”

巧拙听到明将军直呼己名，知道 he 已决意不认自己这个师叔，淡然一笑，“贫道早已算准许大侠今日是有惊无险。”

明将军眼中精光暴长，“看来你是真不顾我们的约定了。”

巧拙正襟危坐，“九年前掌门师兄忽然暴毙，你独自闯入灵堂，妄想盗得《天命宝典》，我武功虽不及你，却也依然用九曜阵法困住了你……”

“我只是去拜祭师父，你却非要说我欲盗《天命宝典》！”明将军朗然喝住巧拙的话头，略一沉吟，似是不屑于过多解释般耸耸肩头，“再说《天命宝典》中的武学无非是一些感人的小伎俩。你虽能借九曜阵法困我一时，武功却远不及我。那时我们约定只要你终身不用武功，我便不再为难你……”

巧拙傲然一笑，“我用了九年时间来破解你的流转神功，若不是有了把握，我怎么会轻易毁诺。”

将军的瞳孔骤然收缩起来，“你有把握敌得过我？”心中却想自己果是没有料错，看来《天命宝典》远非一般的易学术理那么简单，怕是真的有神奇的武学记载。

巧拙洞悉天机般轻轻一笑，“宗越贤侄你大可放心，十年前你就被尊为



天下第一高手，此刻已练成七重火候的流转神功，才真算是名符其实。仅以武功而论，天下难有敌手。”

听到巧拙亦对自己的武功如此推崇，明将军也不禁有些意外。流转神功越练越难，明将军天份极高，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练到了五重流转神功，到第六重却花了六年，第七重更是用了九年时间才于日前有小成，而巧拙竟然对此一眼看破，明将军亦不由佩服其眼力的高明，更是认定《天命宝典》中尚有自己不知的奇功异术，心中思索，随口问道：“那你凭什么说可以破我的流转神功？”

巧拙轻叹，“不是我破，自有人破。”

明将军眼中精光一闪，“谁？”

巧拙仰首望天，“你可知道四月初七是什么日子吗？”

听到巧拙的答非所问，明将军也不禁一呆。这个师叔从来都是看起来痴痴癫癫的，却又时常有明慧之举，精研易理之极品《天命宝典》后更是每一句皆蕴有玄意。当下掐指细算，“还有二十二天就是四月初七，清明刚过，那会是什么日子？”

巧拙似笑非笑，却是一字一句，声震旷野，便若是有一口大钟在每个人的耳边敲击，令人闻之惊心：“宗越你生于六月十八寅时卯刻。井渫不食，水火相息，潜龙勿用，阳气深藏；而四月初七刚中而应，柔得中济，龙威于天，渡远而行。这一天便是你这一生中最为不利的时刻。”众人面面相觑，对巧拙前面的话不明所以，但最后一句却是谁都听明白了。

“住口。”毒来无恙忍不住大喝一声，有明将军在旁，他再无顾忌，就想要出手。

明将军却抬手止住了毒来无恙，肃容盯住巧拙，“你的意思是再过二十天我便会有难么？”

“只可惜你防无可防！”巧拙成竹在胸般微微一笑，语气间却有无比坚定的，“六年前四月初七的那一天，一切便已命中注定。”

巧拙的话如同滔天巨浪，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谁也不知六年前的四月初七发生了什么事，但听巧拙说得如此肯定，一点不似虚言恫吓，一种玄妙之极的感觉悄然弥漫于诸人的心底。

明将军沉思，随即大笑，“既然避无可避，知之亦无益。你亦不必多言试图乱我心智，命由天定，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今日你能否脱出这一劫。”



巧拙轻声道：“今日要脱劫的人不是我。”

明将军锐目如针般快速扫了一眼许漠洋，重又落回巧拙的脸上，沉吟道：“此人武功、心智均属平平，你却为了他不惜毁诺与我一战，到底是何故？”

“其中玄机谁又说说得清呢？”巧拙轻轻一叹，出言惊人，“若以百招为限，你可敢与我为此人赌一局么？”

明将军略一思索，爽然大笑，“那要看赌的是胜负还是生死？”

巧拙再叹，眼视远山，语气萧索，“你若到了贫道这把年纪，便知道胜负与生死之间原是没有区别的。”

明将军长吸一口气，挥手让手下散开包围，退开半步，“我敬你是长辈，给你时间留下遗言吧。”

巧拙微微一笑，低下头深深地注视着手中的拂尘，那柄拂尘在他的注视下突然尘丝根根直立而起，像有了什么灵性般搭住了许漠洋的手，将许漠洋拉到了巧拙身旁。

许漠洋此时身上已中毒来无恙的绝毒，又身处重兵环围之下，更有明将军手下数位高手虎视眈眈，几已入必死之局。

但他属于天生豪勇不畏生死之人，适才听着将军和巧拙的对答，品味着这两大高手隐含机锋的言辞，不由自主地略有些迷失，早已全然忘了自己身处的危机。忽听二人提及自己，巧拙更是为了自己宁可公然搦战天下第一高手明将军，心头又是感激又是不解，此刻巧拙大师忽然将他拉到身前，只觉得一股澎湃的劲力从拂尘上滚涌而来，知道事有蹊跷，不敢运功相抗，抬头望去，却见巧拙大师的目光正炯炯地盯向自己，眼瞳就像一泓深不见底的清水，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

许漠洋根本料想不到这一眼会看出天翻地覆的变化。

巧拙大师的拂尘柄搭在许漠洋掌中虎口，尘丝分刺在五指上，几股强劲而怪异的内力透少商、商阳、少冲、少泽、关冲、中冲六穴而入，循着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阳小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厥阴包经与手少阴心经逆行而上，经合谷、太渊、列缺、神门、阳溪、曲池、少海、肩隅等诸穴，分集于迎香、听宫、丝空竹，终汇聚于眉心，沿任脉下行至气海丹田，再倒冲督脉，最后直灌入灵台百会中……

“轰”，许漠洋只觉得脑中一声炸响，一刹那间神志全然不清。只觉得巧



拙的双眼中就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种荒诞的想像中，千百种怪异不明的影像在脑海中疾速划过……

他是一个婴孩，被狠心的父母弃于荒野之中，一头饿狼在身边逡巡，正待扑来噬之，一老者蓦然跃出，将饿狼一掌击毙……

昏黄油灯下，那个老者咳嗽不止，挣扎着坐起来轻抚他的头，像是预知了义父不久于世，他止不住放声大哭，“爹……”

一个女子幽怨地看着他，他知道她明天将远嫁他乡，而他亦知道她爱的人是自己……

他心若死，一步步地踏入一座雄奇的大山，然后走进一间道观，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道身旁虔诚地跪下……

青灯玉案前，他是一个头上扎着道髻的年轻道士，正在苦读着一本扉页泛黄的书册，书册上书四个篆字——《天命宝典》……

一个鹤发童颜的道人静静看着他，他知道那是已染绝症病危在床的掌门师兄忘念大师。“宗越这孩子身世迷离，悟性奇高，日后必成为江湖上翻云覆雨的一代枭雄，是福是祸已非我等所能臆度。他虽已非我门下，但断不能容其依仗着本门武功为祸天下……”

他与明将军对峙着，在花园迷离的道路中穿巡着，他苦战无功，心神俱疲，对明将军一字一句地说：“只要你即刻退出昊空门，不损列祖列师的一草一木，我答应你从此不再动武……”

他已在伏藏山中。仰首望向天边的明月，再低首伏案泼墨如风。笔墨纵横中，画下了一把样式奇特的弓，就像悬在东天的弦月；画布上方正中的题案上是两个大字——偷天……

……

……

许漠洋忽然清醒过来，他又回到了现实中，众敌虎视中。

他看着面前的巧拙，巧拙似乎一下子老了数十岁，皱纹爬满了眼角，眼中却是一副一去不回以身抗魔大慈大悲的壮烈。

虽只是一眼，只是一刹那的光景，在许漠洋的心中，就好像已是一生一世。

明将军见巧拙神情如旧，许漠洋却是一脸激涌之色，虽然不明所以，